

【味道】

## 揉进岁月的油旋

□王力丽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吃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像烤鸭之于北京,拉面之于兰州,过桥米线之于云南,羊肉泡馍之于西安,狗不理包子之于天津。去这些地方,人们在观赏风景的同时,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品尝这些美食。

济南城也有赫赫有名的小吃,如弘春美斋的油旋、草包包子、便宜坊锅贴以及价廉物美的甜沫。都有着历史悠久的醇厚滋味,凡是老济南,没有不知道它们的。

我曾经见证过弘春美斋的女主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济南油旋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卢利华制作油旋的完整过程。美味小吃的出炉,都是浸透了制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一个油旋的诞生,需要经过和面、擀皮、打油、撒盐、涂猪油葱花、抻面、烤制、摺出漩涡等12道工序。单是第一道和面就非同寻常,不用发酵粉和老面头,就是加水反复揉拽,直到把面揉成绸缎般的光滑,稀软不沾手,筋道有弹性,这是经过多少次的揣摩实验才揉到这样恰到好处的地步。卢利华告诉我们:“油旋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20多分钟的制作,才能做出一个松软酥香形同螺旋状,里里外外含着60层酥皮的金黄油旋。这每一层不仅有制作者倾注的真情和温度,也有历代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以及浓浓的老济南味道。

说起老字号的聚丰德饭店,济南人都不陌生,那是正宗的鲁菜发源地,是鲁菜大师的“黄埔军校”。1947年创建,它博采众家之长,保持传统风味,制作出很多代表鲁菜风格的菜肴,如“九转大肠”“干烧鱼”,油旋是聚丰德的镇店之宝。毛泽东主席1958年来济南视察时,品尝了由卢利华的师祖耿长银和师父苏将林精心制作的油旋。据说,主席吃后用浓重的湖南腔连连称赞“好吃,好吃”。油旋从此名声大振,虽说好吃,但普通老百姓还是没口福吃的,那时候的聚丰德属于高档饭店,只有请客才偶尔去一次。

忘了是哪一年了,老爸在聚丰德请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家人坐在一起聚餐畅聊,我对那道两头翘的“糖醋鲤鱼”印象深刻,而对那个红润透亮的“九转大肠”却始终没敢下箸。最让人吃了念念不忘的是上完菜后的面点油旋,像一层层金色和银色的绸缎环绕而成的漩涡状酥饼,还没有巴掌大,咬一口,软软的面香、细细的葱香扑鼻而来,嘴里立马荡漾着这双香的气味。不敢大口吞吐,怕碰掉酥酥的外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吞咽,让味蕾慢慢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美食盛宴。从此油旋那模样、那滋味成为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或许这就是老字号的魅力。油旋手工艺的命脉,在一代代的传承人手中继承升华,历久弥香,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虽然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老一辈的手艺人渐渐离开了聚丰德,但手艺依旧在,正宗的手法还在。师父退休不干了,徒弟卢利华开了一家专门制作油旋的弘春美斋,传承着油旋制作技艺,她说:“我从十几岁就和油旋打交道,做了三十六年了,和油旋缘分从没有断过,我就想做成一个老字号的济南小吃。”

虽然现在的大市场不同当年,舌尖上的花样美食数不胜数,人们的口味也趋向多元,但老字号依然在苦苦挣扎,没有固定商铺,无法机械生产,工艺繁琐,无人来干。只有像卢利华这样不忍舍弃30多年手工艺的工匠们,才会坚守在传统技艺的传承上,一个老字号流传下来实属不易,这是一座城市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味道。

【工厂记忆】

## 辉煌一时的济南化纤厂

□陈安堂

济南工业南路丁家庄段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化纤厂路。它是因济南化学纤维厂(以下简称济南化纤厂)所在而得名。

济南化纤厂是由原尼龙研究所发展而来。一九五八年,山东监狱管理局(劳改局)成立了三个研究所。一是无线电研究所,地点在王村;二是钢铁研究所,即济钢二分厂;再就是由尼龙研究所发展起来的济南化纤厂了。尼龙研究所形成生产能力后,更名为生建合成纤维厂仍归监狱管理局管理。一九七〇年由省军区接管,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分批召进了五六百名待就业的学生为兵团战士,实行军事化管理。一九七五年建设兵团撤销,工厂改由济南纺织局管理,更名为济南化学纤维厂。这是全国最早研制生产锦纶纤维的厂家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济南化纤厂所在的周围都是庄稼地。通往市区也没有像样的公路,工厂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厂里有两种产品,一种副产品在当时的济南市民、农民中广为流传。两种产品一是规格较粗的尼龙丝,其主要用途是渔民结网捕鱼。不知是谁发明了用这种尼龙丝编织网兜,又结实又便宜又方便。那几年,几乎家家都用这种尼龙丝网兜。二是尼龙丝袜。当时厂里有一个袜子车间,用自己生产的尼龙丝生产尼龙丝袜。在那个年代,有双尼龙丝袜也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当时,厂里经常将不合格的尼龙丝袜发给职工当福利。所谓的副产品其实就是生产排出的废水。因这种废水中有氨的成分,可以当氨水浇地施肥。



昔日的化纤厂土地被房企分割成各个项目。

【城市笔记】

## 济南人的「乘风凉」

□雪櫻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因为夏日长,很多人把夏天称为“苦夏”。过夏,就成为一种智慧。

记得金宇澄先生在《洗牌年代》中,记录上海人“乘风凉”的生活:以前的夏夜,上海比较要紧的事情是乘风凉,有人一天讲十几遍二十遍这关键词,大白天讨论晚上如何乘风凉,到哪里去“乘”?毫不为过,它代表上海夏季作息方法的重要部分,“乘”得不好,意味睡得不好,“乘”就是睡,屋里太热,外面太小,每人先期抢到一个地方来乘——卖鱼卖肉,预先占定位置,摆上个把砖瓦破盆头;夏天黄昏,头等要紧事是早一点扔掉饭碗,跑出去占一块地方摆牢自家椅子竹榻。

既要提前思量,也要准时抢占位,上海人的“乘风凉”颇有情趣。由此,我不由得想到咱们济南的乘凉。在济南,乘风凉就是乘凉,简单两个字,凸显济南人的直爽性格。记得住筒子楼那会儿,每到放暑假,楼下乘凉的人就一下子蜂拥起来,可以说是以家庭为单位,盛大出动,敞开嗓门喊这个,叫那个,一个也不能少;有的直接“咣咣”敲门,小手敲得生疼,见没人响应,才跟着大部队离开。

楼前面的空地上,正好是个过道,穿堂风轻轻拂过,遍体清爽舒适,比吹空调还要过瘾。小板凳、马扎子、折叠椅等一溜排开,大人手里摇着蒲扇,小孩子带上水枪、皮球、跳绳等。对孩子来说,玩具装备才是最重要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像放电影的大幕一般垂下,孩子们的喧闹声,大人們的拉呱声、高空知了的高歌声,错综交织,在大院上空久久回响。

入伏后,没有一丝风,倒是蚊子小

那几年十里八乡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拉着地排车,车上装着皮囊或大空油桶排着队到“尼龙厂”,拉“尼龙水”浇地也成为一景。

要说济南化纤厂的辉煌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它先后承建了涤纶、锦纶两个重点工程。

一九八五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在济南化纤厂基础上投资6.7亿元人民币,建设年产6.6万吨的涤纶工程。这是“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也是济南市自建国以来国家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建设工程。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原来的庄稼地上建起了一排排新型、宽敞明亮的大厂房;在工厂马路对面还新建了会展大楼(现为历城区法院)、济南保税仓库(现改建为商业楼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济南涤纶工程建设逐渐由试生产转为正式生产。济南涤纶工程建设指挥部改名为“济南化纤总公司”(齐鲁化纤集团)。大量的涤纶纤维源源不断地由此运往全国各地。

在厂区建设的同时,厂里也没忘记关心职工的生活设施:为中年技术人员建起了三居室“典式”宿舍楼(楼房外形似“典”字),为青年职工建起了小户型婚房“鸳鸯楼”。新建了职工医院、子弟小学、游泳池、宾馆,改扩建了浴池、幼儿园,还在威海建起了职工疗养院……为职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那几年,在化纤公司上班也是令人羡慕的。

在涤纶工程建设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发行的“山东济南涤纶厂建设有奖保息债券”。这是济南市

首次由银行代理发行的企业债券。当年,济南市民积极认购涤纶工程建设债券,大力支持了工程建设。

在涤纶工程建成投产后,济南市制定了“建设锦纶重点工程,实现涤纶、锦纶齐飞”的目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济南化纤厂与港商、台商合资,引进了近百台先进的织机生产“化纤丝绸”,成立了济南泉春纺织有限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经验。在此基础上,与日商合资成立了“济南畅源化纤有限公司”;又与台湾聚隆公司合资建起了年产2.4万吨化纤纤维的“济南聚大纤维有限公司”。这些合资项目的特点是:我方主要以厂地、厂房、人工为主要投资,建设周期短、见效快。使这个厂的年产量达到四万多吨。聚大纤维有限公司的经理王克璋先生还被济南市人民政府授予“济南市荣誉市民”称号。一九九六年十月,经上级批准济南化学纤维厂更名为“济南八方锦纶集团”。实现济南市政府提出的涤纶、锦纶齐飞的目标。

涤纶、锦纶两大工程的建设,壮大了济南的纺织工业。当年,两个厂的职工达一万多人,至九十年代中期产值、利税达历史最高点,可谓辉煌一时。

在建设济南涤纶、锦纶两个重点工程期间,我正好在厂里做宣传工作。为两个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新闻报道是我分内的事。那几年,我先后有100多篇稿件被《中国纺织报》《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经济报》《济南日报》《济南广播电视台》采用。其中,有六篇重要新闻稿被济南日报、电台、电视台做头条新闻播发。作为新闻单位的一个通讯员来说也是值得骄傲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原来济南市支柱行业的纺织系统因多种原因,逐年步入衰退,先是印染,染织后是棉纺,最后波及到化纤。到2010年前,涤纶、锦纶两个兴旺一时的化纤企业在妥善安置了企业员工后,销声匿迹。如今,化纤厂路还在,济南化纤厂却早已不在。记得在拆除化纤厂厂房,生产设备时,许多老职工赶到现场,眼含泪水,依依不舍。

斗转星移,如今,这里高层楼盘林立,千万户市民安居于此,别有一番新的风采。

腿小脚乱舞,在乘凉的人群中偷笑,叫人更加不安。这个时候,也是有乐趣的,孩子们跑上一会儿,满头大汗,坐下来,听大人讲故事,边吃边听。半个西瓜,几个棒子,一盆青毛豆,在你推我让、互相分享中,吃出别样滋味。有的孩子才两岁,愿意跟着大孩子疯跑,大人索性端着碗出来,追在后面喂饭。

有一次,玩球的时候,同伴一个用力过猛,球像变戏法似的,跃过房顶滚到对面院子里了,砸到对面院里乘凉的人,顿时炸开了锅,“是谁家孩子这么捣蛋?”这下闯祸了,孩子们面面相觑,灰头土脸。就在家长批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对面的人将球从屋顶又扔过来了,紧接着是一场隔墙对话:“小伙子,接球,把球收好了,以后别再砸着人了。”“谢谢你了,老师儿,孩子不懂事,我回家一定好好教育他。”“没事,没事,都有孩子,不是故意的,有时间过来玩儿……”素未谋面,隔墙道歉,这话响在耳畔,叫人顿觉清凉。孩子们个个认真听着,很懂事地明白什么,然后又跑开了。类似的乘凉奇遇,还有很多,夜幕下,星星已经探头探脑,仿佛在倾听什么,为乘凉的人们慷慨地投下一束束光亮,每个人的心里都亮堂堂。

燥热难耐,一起等风、乘凉,也是夏日生活的协奏曲。平地里邻里之间有什么不快,坐下来说说,再大的疙瘩也能解开;有些家长上夜班,孩子就吃百家饭,玩儿到谁家,就吃在谁家。漫漫夏日,因为乘凉,让人觉得过得了盼头。那些住在泉水边、护城河畔的人们,更是有福气,手端凉面,拎着凳子,出门乘凉,那场面绝对称得上豪奢,碗里的饭也觉得有滋有

味,根本没有苦夏的烦恼。一天的燥热、委屈、吃苦、流汗等,都交付给脉脉泉水,换个清清凉凉,人生惬意。刚收摊的小商贩,出来逛的农民工,捡垃圾的流浪者,也都沉浸在满城泉水的馈赠中,些许的清凉,就是幸福。

那年暑假,晚上接到一个返校的紧急通知,我从亲戚家出来,乘坐公交车回家。由于心急,坐错了车,下车后才发现,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急得我抓耳挠腮,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时候,我走向路边乘凉的人群,低声说道:“我忘记带钱了,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能借三毛钱给我吗?”几位老人二话没说,赶忙翻找口袋,递给我五毛钱,不住地询问,“孩子,需要我送你回家吗”,我连声说“谢谢”。我至今记得,从商店里打完电话出来,转身离开时,远远地又望了望乘凉的人群,那一刻,泪水大颗大颗滚落出来,映着闪烁而迷离的灯光,繁繁点点,我是说不出的感念。

金宇澄先生笔下,有位摄影朋友在本埠曾经知名的楼盘前,拍到一组乘风凉的照片,而摄影师的儿子却不知乘风凉是什么。叫人感叹。今非昔比,那种一呼百应举家乘凉的场景越来越少,汽车挤占着公共的空间,昨日的穿堂风也成为奢侈。我也愈发怀念夏日乘凉时光的种种温情。那日晚上,从剧场出来,看到路边几位老人摇着蒲扇乘凉,无意间瞥见那种老式的圆木墩,呈圆柱状,过去乘凉的时候小伙伴们争抢的宝贝,瞬间勾起了我很多难忘的回忆,回来写了这篇文章,以作纪念。

“城市笔记”投稿邮箱:  
qlwbhzbz@163.com